

鐵蓮小史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發行

鐵蓮小史(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三角



分售處

中

華

書

局

編著者	發行者	印刷者	發行所	發行所
靜	文	文	文	文
半	明	明	明	明
	書	書	書	書
	局	局	局	局
一	禪	路	街	局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燕湖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鐵蓮小史

第一章

半靜一合著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五月某晚。霍倫湖中莫干島東南三四十英里地方。泊一雙桅船。船名諸惠司。時美國鐵道。尙未發達。其東北諸州與加拿大接近者。幸多大湖。得水運之便。故交通恆用船。是時薄雲籠月。水波不揚。船前後立水手各一。司防守也。既有客自艙中出。科頭跣足。神色張皇。謂船尾之水手曰。君葉德乎。其人頷之曰。彼立船首者。非高飛乎。曰。然。客曰。請招之來。葉德遂喁喁呼之。高飛聞聲。卽至。葉高二人。年皆已逾四十。貌頗麤鹵。客曰。大副翟爾安在。二人躊躇不答。曰。其居前艙乎。二人見其道破隱情。遂不復諱。言曰。彼因昏瞽不適。又見風平浪靜。不致有意外。故暫去小憩。幸勿爲船主道也。曰。此卽余計。余醉之使然。若知余爲何如人乎。葉德曰。君胡達山也。何不識。蓋自芝加哥搭

船往克利文者。高飛呼君爲老幻。客大奇。問曰。何謂也。曰。見君緘默如魚。杜門不出。故云。客笑曰。彼洵有心人也。但長此奴隸埋沒終身。殊可惋惜。曷不別圖良策。用謀高飛。高飛大悅。曰。君言良是。數日前。余與葉德已曾計及之。曰。有何妙論。願聞其詳。曰。君知師泰彭其人乎。客獐笑曰。彼人乎。耳之熟矣。此公大名。雖三尺童子皆知之。君將何爲。曰。彼霍湖劇盜也。比當道懸賞捕緝。謂凡能捕獲其人者。不論生死。概予二千元。曰。欲以捕盜致富乎。曰。然。曰。將何術捕之。曰。掉小舟往荒島。迹而擒之。客復嗤以鼻。曰。何談之易也。嚮抱此妄想者。不下數百。顧飲鉛彈者。則時有所聞。獲賞銀者。實未之見也。彼其兇窟甚多。行踪無定。今欲率爾尋之。是海底撈針。不啻寧有濟乎。矧其爲人。詭計多端。變幻莫測。即使兀立爾前。恐爾亦不識。勸君休作此幻夢。速改方針爲是。言次。取金盈握。授二人曰。且收此。若能相助。當再加十倍奉酬。二人陡見此燦燦者。咸驚喜交集。同聲對曰。願效棉薄。曰。若嘗見船中女客乎。二人唯唯。曰。彼卽前蛙哈華知州。

華達之夫人也。華知州曾設建築公司。獲資頗鉅。富甲全州。夫人更襲有巨產。爲數幾與華氏業埒。夫婦之間。伉儷彌篤。鸞鵲。二十年如一日。膝下僅有一女子。曰鐵蓮。現正豆蔻年華也。婆娑媚嫵。婉孌柔曼。父母愛之如掌珠。視之等玉樹。高飛曰。然則夫人胡獨渡湖。曰。夫人有姐。寄寓芝加哥。偶感時疾。勢甚劇。夫人須往視。但知州適有要務。女公子則膝蓋新受微傷。不能爲伴。夫人素膽敢。因隻身赴省。今姊病已愈。遂乘帆旋里。其能落我儕手。富可立待也。高飛訝曰。爾其欲盜藏夫人於深山。而索贖於華知州耶。曰。智哉君也。今船主船客已皆深入睡鄉。時哉不可失。

第二章

客胡達山也。軀格魁梧。穎準隆廣。言時。臉赤如熾。目睒睒。放異光。一種殘忍貪婪之性。輒流露於不自覺。令人見之。不寒而慄。葉德聆其言。凝思移時。旣而曰。胡君。爾之爲此。恐非僅爲財。必別有夙讐在。欲乘此以報。胡達山曰。誠然。二十

年前忽又改口曰。往事已矣。奚必追述。夫人現在作黑甜鄉遊。余從膳夫處竊有其室鑰匙在。如發扃入。擄之去。人必莫之能察也。曰。其如無舟可渡何。君謂能插翼飛渡耶。曰。余已預籌及此。故當船寄棹莫干島時。曾喬裝上岸。購得獨木小艇一。雇土人棹之。追隨在後。曰。余嘗瞥見之。豈卽君主使者乎。然購艇何必喬裝。曰。防人識余廬山真面耳。語次。探懷出粉末少許。置欄杆上。擦火柴燃之。須臾。一土人駕二艇至。至卽繫其一於大船旁。胡達山出銀幣數枚予之。土人遂泛其已舟去。葉德又問曰。彼土人可恃乎。曰。此非破題兒第一遭。彼得余錢已不少矣。可無鰓鰓過慮。葉高二人見其舉動鬼祟。大爲詫異。因復問曰。然則君欲我等相助何事。曰。無他。靜待此足矣。言竟。便攜鐙躡足下艙。至華夫人房前。側耳傾聽。聞夫人睡聲齁齁。大悅。喃喃自語曰。膳夫受余賄。果以催眠藥飲之矣。諺稱財可通神。信夫。更引領四顧。則萬籟俱寂。闐焉無人。遂拔關逕入。及榻前。舉鐙照之。見夫人和衣而臥。棠睡正濃。粉頰微絳。如朝霞。黃髮縷縷。散

披腦後。雖年近四旬。視之猶二十許麗人也。推之不覺。於是息鐙藏袋。背負夫人出。過小艇。安置畢。授計於葉高二人。曰。俟余遠去。可卽驚呼。衆聞之。必出問。所以則可對曰。華夫人忽睡夢中起行。至於欄杆邊。我等大恐。試喚之醒。詎料夫人駭絕。遂失足而墮。胡達山被夫人足音驚醒。亟尾之起。見夫人落水。卽躍入湖中救之。乃潮流勇急。竟隨夫人俱入漩渦中。恐不免葬身魚腹矣。言間。再加以歎歎嘆息。人必不疑也。二人聞言。面面相視。默不一聲。各訝其計之一何巧妙。頃之。葉德言曰。其事易。弟須留爾衣服行囊於此。始無破綻。曰。茈茈者何足惜。自當犧牲之。船既抵克利文州。尤須卽以上言報告夫人家屬。此舉最爲緊要。對答之間。慎勿自相矛盾。二人稱諾。曰。藏事後。可航一快舟。多備糗糧。至外鴨沙東嘴相候。余當自來。二人又領之。胡復以金元數枚相授。曰。此數諒已敷用。不夠。則屆時再算。決不欺負。鉅款到時。亦准相平分。今去矣。好自爲之。行再相見。遂別。無何。人舟俱渺。二人乃大聲呼救。船中人聞警。陡集。爭詢以故。

二人卽以胡達山所敘述之。皆大驚。然無所爲計。但憑欄矚水。浩嘆而已。船主勞衛。則復追問二人曰。彼等入水後。曾否復透出水面。曰。否。否。船主年過半百。鬚鬢鬢。已作斑白色。儀容言詞。均極粗陋。惟心地坦平。行事頗戇直。今躬逢此慘劇。乃悲慨不勝。喟然曰。華夫人乎。爾竟長逝耶。教余何面目見知州哉。復呼胡達山曰。胡君乎。爾捨身成仁。勇士也。亦義士也。奈何昊天不弔。亦令爾隨波神游。惜哉。言畢。仰天大慟。越時。西風徐來。行程大利。不得已。令大副二副等。張帆拔錨。向克利文州進發。

第三章

胡達山既別葉高二人去。卽竭力打槳而逸。離諸惠司船遠。方停舟。出望遠鏡。觀大船動靜。察其計之行否。須臾。果見人影幢幢。燈光閃閃。悲呼叫號。繼乃寂然。大喜。鼓掌呼曰。大功告成矣。俯視華夫人。則僵臥如石。氣息僅屬。推之不動。亦不聲。致又嗒然曰。何物膳夫。豈多飲以睡藥乎。是敗乃公事矣。急掬水塗其

額冀徐蘇醒。復按其脈。覺猶跳躍。始少慰。續盪其槳。直向鴨沙行。逾時。東方微白。因又自語曰。今已脫離虎口。乃公慙矣。且少憩。偶一回顧。見夫人正唇吻翕張。作深呼吸。俄啟臉周矚。訝曰。余今安在。何爲而至此。胡卽慰之曰。在余小艇中。今已脫險。爾其母懼。華夫人聞言。諦視之。顧漫不能辨。因問曰。君爲誰。胡鞠躬肅然曰。余名胡達山。諸惠司舟乘客之一。曰。君胡達山耶。余似曾聞之。彼諸惠司舟現安在者。曰。沉沒久矣。夫人大怖。曰。沉沒乎。曰。然。夜間狂風猝發。波濤大興。舟欹側不能制。余知傾覆之禍。已迫眉睫。卽駕小艇逃。繼聞夫人呼救聲。乃還而挾之俱去。甫執槳欲鼓。則大船已潛入水底。言間。故作弗怡色。夫人益信爲實。曰。餘人無恙耶。曰。否。逸者時惟爾我。外此惟水手一二。或能自脫於險。曰。事發於何時。曰。三更後。曰。余何遽昏迷不省人事。曰。此以夫人過舟時。首部嘗受微傷故也。曰。是無怪。余迄今猶覺腦中涔涔不適。曰。當時烏雲四佈。黝然不辨五指。余茫無主宰。一任小艇隨風浪顛播。故今亦不自知此爲何地。曰。現

風浪已息。君可認定方向駛歸。無背道而馳。曰。然。朝曦不久將上。自當送夫人回府。曰。得君再生。感銘肺腑。胡達山遜辭答曰。此我男子分內事。見義不爲。非夫也。何謝之有。曰。余前蛙哈華知州之室。君送余回。必有相當之酬報。曰。夫人家世。余已聞諸船主而知之。願報酬云云。實非本願。使時遇他婦。亦必捨身相救。豈望報哉。

第四章

未幾。旭日升矣。映水作萬道金光。光彩奪目。華夫人曰。胡君觀此爲何地。胡佯取望遠鏡窺之。曰。如在馬林沙之西。曰。余實不耐久居於此。請速渡余歸。曰。遭此不測。絕處逢生。已屬萬幸。急急奚爲者。且雖焦灼。亦莫濟於事也。余必始終其事。願夫人徐待之。又於翻翻綠波中。指一線黑岸。言曰。夫人不見彼處沙嶼乎。蜿蜒縈迴。實不勝數。其距我儕最近者。爲大鴨沙。可暫作艤舟所。曰。無庸休息矣。不如逕行。曰。夫人須知余亦血肉之軀。非鐵石所製。與驚濤駭浪爭命者。

已逾半夜。尙安有餘力。駕一葉扁舟。渡斯汪洋無際之大湖者。夫人聞是。憐憫之心。不覺油然而生。因告罪曰。君言有理。余愚不能察。無任主臣。自此君便宜行事可也。余斷不再有非議。行有頃。抵大鴨沙灘。胡達山先自登。隨引手助夫人起。夫人趑趄不前。曰。此間有居人乎。曰。有土人與雜種人數十居之。曰。其地險乎。曰。否。況沙外時有巨船駛過。大便呼救。夫人乃從之上。引目四瞭。但見樹木蓊鬱。礁石錯列。人烟曠渺。雞犬不聞。不覺又悚然曰。荒僻若是。其盜賊之淵藪乎。曰。事至此。亦不獲已耳。漏網之魚。能久享此清福。已僥倖矣。夫人見其出言突兀。一若言外有意。乃萬分狐疑。自思曰。彼胡達山者。究正直之君子歟。抑心懷叵測之小人歟。設爲刁徒。則余一荏弱女子。獨在此荒島中。烏能抵抗。惟一死而已。思至此。復胆戰心驚。囁嚅言曰。君勿作模稜語。令人索解無從。余欲歸矣。不願久留於此。曰。余意無他。不過勸夫人略爲定心。蓋處此荒島數月。不遇船過。亦常事耳。夫人歸心矢急。致引爲怪。然卽不遇過船。余亦當另行設法。

出夫人於險。現姑少安。母躁。夫人聆其言。亦覺持之有理。但疑團仍不少減。凝睇睨之。了不旁瞬。意欲一察其顏色。以辨誠僞。乃胡達山真老奸巨猾。詭譎多端。逆料夫人此時正在將信將疑間。若一被其窺破真相。則功敗垂成已。於是益鎮定精神。談笑自若。毫無慌態。夫人見其泰然。前疑果頓釋。曰。然無棲身所。奚可句留。殆將餐風宿露以度日耶。曰。去此數武。有山穴。可以聊蔽風雨。其中飲食器具。應有盡有。必能使夫人安逸而不爲餓殍也。曰。此誰人所準備者。曰。此暫當秘之。容後奉告。曰。其霍湖劇盜師泰彭之狡穴乎。設其餘黨來。將若之何。曰。彼輩足不履此土者久矣。不必介介。曰。既爾。卽請導余往。余困乏已極。渴欲暫憩也。胡達山喜其中計。遂曰。夫人旣已羸憊。可扶余臂上而行。言次。伸右臂。堅硬猶鐵。夫人倚之徐行。孃孃婷婷。乃類著雨梨花。胡達山曰。余嘗來此漁獵。卽寄身彼穴。曰。此爲君釣游地乎。毋怪徧地荆棘。中有此一羊腸小徑。君之來。殆思退隱耶。曰。然。茫茫世俗。骯髒不宜。因思避之。以了餘年。曰。君奇士也。惜

余不識。復曰。前在諾惠司船中。見君落落寡合。自芝加哥以至莫干島。致與君
僅晤一面。當時頗異君之爲人。今始了然於胸中矣。曰。鄙山野村夫。孤僻性成。
名利二字。已視爲蔽屣。故雅不欲與庸俗周旋。甘以幽逸爲樂。曰。君竟灑然脫
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是此島於君。可謂世外桃源矣。島中情形。君亦稔乎。
曰。此蕞爾彈丸地。烏能不識。惟島上大荒涼。觸目者非枵枵之老樹。嵯峨之怪
石。卽蓊蓊之綠水耳。且有土人蟄居各方。時加害來者。故出必有以自衛。夫人
女流。慎勿越雷池一步。曰。有殖民之白人否。曰。無之。惟探險者。時有所至。此外
又有野人。一常出沒左近沙嶼間。二人且言且行。不覺已抵一峭壁前。壁高可
十丈外。作斜坡形。坡上叢草一碧。秀色可餐。壁下一隙。纔可容人。胡達山引導
先入。曰。此卽余退隱廬也。夫人且少住。再作計議。隧道初甚窄狹。厥狀如喉。漸
乃廣闊。然仍洞黑如漆。雖咫尺莫辨。夫人大怖。曰。如是陰森黑暗。將活埋余於
地獄中乎。胡達山慰之曰。夫人無恐。余有燈在。可爲夫人燃之。當便覺豁然開

朗也。

第五章

山穴以峭壁爲牆。其間孔穴。卽以爲儲藏器物處。乃成一天然之洞府。夫人藉燈光窺其內容。則見左設皮榻。右置桌椅。室端鑿石成爐。可以取煖烘物。壁間鐵釘成行。可以掛衣。籃桶等類。則分置室隅。秩序頗井井。胡達山曰。夫人得無視余廬爲怪乎。然此地實燥且燠。居之良適也。言次。投燃料於爐而焚之。須臾。烈火燄燄。熱度增焉。又曰。夫人餒乎。余等勞動半夜。枵腹雷鳴。已不堪復忍。穴中有茶食咖啡之類。可用充饑。夫人權坐。余去汲泉水至。曰。君儘出入。何問余爲。餐點敬當奉陪。烹飪事。余研究有素。可以相助。胡達山稱謝。匆匆出去。稍遠。便載欣載奔。醜態畢露。自言曰。幸哉。余得邂逅華夫人於諾惠司船在芝加哥首途也。余之計畫。審慎周詳。無懈可擊。顧此舉捨。乃公。人必莫敢爲。蓋孤掌難鳴。偶一不慎。勢必捉將官裏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非挺而走險。夫人何來。此

所以乃公出人一頭地也。彼夫人現正茫然如墮五里霧中。不知己已爲虜囚。而余爲何許人也。頃之已臨泉畔。卽汲水返。夫人迓之曰。君去後。余枯坐無聊。追思昨晚遇難事。乃有一疑。曰。何疑耶。曰。諸惠司船沉時。颶風何獨吹我儕至君所寄居之島。而不吹往他處。以是心竊奇之。胡愕然。一時不知所對。但注水入壺。置諸爐上。且言曰。此天不我亡也。不然。寧得人皆遭殃。而我儕獨免。夫人以其雅意勤勤。必不相欺。亦不復追問。俄而熱氣升騰。壺水沸矣。胡達山曰。夫人喜飲紅茶。歟。抑珈琲歟。曰。不論。惟君之賜。胡達山乃出珈琲餅乾果品等物。對坐就食。食已。復自出。還至小艇。提取雜物。及其歸。故作恐怖狀。謂夫人曰。頃至灘前。忽見大股土人乘風破浪。自中鴨沙如飛而來。殆欲卜居此島耶。曰。然則有害與我儕否。曰。彼衆我寡。相見必遭蹂躪。且彼等蠻不知仁。正以殺人爲樂。何云無害。曰。是宜速駕小艇再逸。曰。日間明朗。設被瞥見。更自速死矣。彼等生長湖中。習於游泳。駕舟之迅。亦加人一等。曰。俟日落崦嵫後。偕遁何如。曰。此

亦不能。余艇小。實不足載二人。倘遇風逆。則又危矣。不如余一人赴莫干島。求救爲妙。夫人失色曰。君去。余落賊人手矣。奈何。曰。內有密室。可以藏身。有何憚哉。語次。卽催夫人入內。徑頗屈曲。而犖确。行時。胡達山又言曰。此中各物咸備。可任意檢食。一二星期內。必不匱乏。曰。往泉畔汲水。保無虞乎。曰。無妨。惟過遠。恐奔避莫及。余此行。少則三四日。多亦不出一來復。此以日來風逆且大。不克速駛故耳。曰。抵時。乞卽將此消息報告余夫小女。使之心慰。曰。余已胸有成竹。毋須夫人諄諄。今別矣。夫人其靜待之。曰。祝君此去。如願以償。胡遂出。匆匆往小港前。港與湖通。中停新式快船一艘。岸旁茅屋數椽。倚橡樹而築。戶洞關。戶前跼雜種人二。面目可憎。腰懸匕首快鎗。見胡達山至。亟趨前。額手爲禮。胡達山以暗號囑其看守夫人。二人領之。於是卽躍身登舟。掛帆把柁。向西北行。行時。頻欣然回顧島間。自言曰。夫人雖慧。今被余一片雌黃。竟貼然爲籠中鳥矣。呵呵。乃公豈易與者。

第六章

愛麗湖在克利文州西。湖濱有宅。崇樓傑閣。高矗雲霄。宅前有園。園中百花爭艷。芳草如茵。一妙齡女郎。蹀躞其間。脉脉依依。似有所想。時在六月。天氣炎熱。距華夫人之受騙被羈。蟾圓又已一度。女郎華其姓。鐵蓮其名。卽知州華達之女公子。而此宅之小主人也。明眸皓齒。體態輕靈。秋水盈盈。惟隱含無限愁意。衣元服。蓋其與老父皆信葉高二人所報噩耗。以華夫人已溺爲實。故戴孝以表哀情也。少焉。輕移其蓮步。徐至灘際。引領遙望。時正驕陽漸西。紅赤如血。斜光射水面。璀璨眩目。自語曰。奇哉。白亞林何遲遲其來。無乃欲穿儂秋水歟。言間。紅霞泛頰。不勝羞慙。未幾。見一小舟向己疾馳至。諦視之。果意中人也。遂大忻慰。回至葡萄棚下。蓄誠相待。然忐忑不能自己。坐甫定。陡一獐頭鼠目者。隱映蔓隙間。頻探首窺視。眈眈然。大有欲得甘心狀。又低聲語曰。娟娟此多。愈長愈美矣。余必藏諸金屋。以娛餘年。乃遂昂然入棚。鐵蓮正深遐思。猝聞趫然聲。